

最近，朋友沈總調到香港公司任職。那天，我請他到愉景灣吃飯。當他看到這裏的藍天碧海沙灘，吃驚地說，沒有想到香港還有像夏威夷那樣的地方。為了熟悉香港，他前幾天在朋友帶領下，坐了「水晶巴士」在香港九龍轉了一圈，把主要景點都看了一下，算是「走馬觀花」。

我覺得，若想了解香港，最方便又便宜的方式是坐上電車，「叮叮」一圈，就可以好好逛逛港島。記得三十多年前，我剛到香港工作。陳可焜教授就建議我，要了解香港，至少要花上一周時間，坐電車逛港島。看到哪裏有菜市場，可以下車看看，了解一下港人平時吃什麼，物價如何。可以在上環下車，去摩羅街淘古玩，逛地攤看看小擺件與各種雜貨，從中了解香港的歷史。

「到了香港怎能不坐『叮叮車』？」

在社交媒體上，在關於香港旅遊攻略的帖子中，體驗一次「叮叮車」已成為香港遊必備項目。電車被港人稱為「叮叮」，這種雙層有軌電車，因停站時發出「叮叮叮」的提示聲而得名。港人對「叮叮」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叮叮」伴隨着很多港人長大。香港的電影也離不開「叮叮」。《阿飛正傳》中張曼玉與劉德華沿着「叮叮車」路軌散步，《神奇兩女俠》中葉童乘坐「叮叮車」回首青春歲月的鏡頭，已成為香港電影的經典。在有關香港的故事中，電車總是一種常見的符號，「叮叮車」可謂香港的重要標誌之一。「叮叮」聲讓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得到一絲寧靜。車身上的海報，更是為這座城市增添一抹別樣的色彩。

電車之所以受港人歡迎，首先是便宜。它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三十多年前的「叮叮」，我記得當時的車費只要港幣

一元。香港電車是從車尾上車，在車頭下車並付款的。你坐在電車上層，看出去就是香港的街道與商店，人來人往，形態各異。特別是電車經過銅鑼灣、灣仔一帶的老街，半中式的騎樓上，各色招牌五彩繽紛，掛滿一條街。很多香港人有個習慣，常備一個小錢包，專門用來裝被稱為「散仔」的硬幣。香港電車共有六條主要路線，覆蓋港島北部的地區，從筲箕灣至堅尼地城。而且站點密度高，遊客常去的上環、中環、金鐘、灣仔、銅鑼灣等，都能乘搭電車去玩。

近年來，為了發展旅遊，香港也開發了幾條循環巴士路線。那天，我在中環碼頭，就看到上層是敞篷的H2循環巴士開過。坐在巴士上的大多是金髮碧眼的外國遊客。我查了查，發現這些所謂「循環巴士」大部分是旅行團巴士。像「水晶巴士」，分為「午餐團」和「晚餐團」，每人交數百

元，兩個多小時的行程，全港兜一圈，逛過二十多個主要景點，吃一餐飯。這就像參加了一個旅行團，其實算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循環巴士」。

我想起幾年前去巴黎，花四十七歐元買了一張循環巴士票，幾乎逛遍巴黎。巴黎這種循環巴士，在主要景點、商店與街區有許多站點，可以隨時上下車。看到好玩的地方，下車玩半個小時，再回來坐上巴士繼續旅遊，真的很方便。海明威曾說，巴黎就是一場流動的盛宴。讓我印象最深的，倒是那架黃色的「巴黎循環巴士」。

當你坐上香港的電車，沿途看着香港的舊街新樓，望見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那就是香港的脈搏，承載百年歷史。「叮叮車」帶着滄桑的回憶，在傳統與現代、過去與未來的平衡交替中，與這座城市一起堅定地前行。

# 多彩的電車

HK人與事  
魯力

# 金色的鄰居



客居人語  
姚船

鄰居，毗鄰而居，閉門不見開門見。俗話說，「金鄰居，銀親戚。」顯示好的鄰居比親戚還珍貴。因為親戚不在身邊，有的還在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國家，倘若有急事需要幫手，遠水救不了近火。而鄰居就不同，打個電話，敲下門，人迅即出現在眼前，正是遠親不如近鄰。

四十多年前，在加拿大買房子比現在容易得多。我們雖然只抵埗兩年，被政府鼓勵第一次置屋者給予五千元加幣資助的措施吸引，用積蓄及銀行貸款約五萬元，買了一幢兩層樓小房子，有了一個自己的安樂窩。

那時華人不多，周圍都是西人，不知鄰里是否可以融洽相處？遷居之前，心裏免不了有點戚戚然。

搬家那天，右邊房子走出一位西人婦女，主動和我們打招呼。她一頭棕色頭髮，深邃的藍眼睛，滿臉皺紋，看樣子有六十多歲，但面色紅潤，精神飽滿。她一臉坦誠笑，讓人放下拘謹，互通姓名，輕鬆交談幾句。

她見我們兩個孩子在玩，也跟他们揮揮手。又問我們來多倫多有多久，習慣了沒有？還說，她五個兒女都成家買了屋，這裏只有她和丈夫。有什麼事需要幫忙的，可以找她。

我們兩家的房子相隔不足兩米，所以和愛德華太太常碰面。她熱情健談，向我們介紹附近商場超市，還有其他鄰里情況。想不到新鄰居如此友善，讓我們稍微定下心來。

有一天，風和日麗，我們在後園剪草，見分隔兩座房子的矮小木欄日久失修，破爛不堪，正思索着如何處理。愛德華太太走近說：「幾年前我曾告訴老屋

主，叫人修一道新的，費用兩家分擔。他們嫌貴，擱下了。」我發覺她眼神充滿期待，希望了解我的想法。

我說：「最好修一道鐵網圍欄，經久耐用。咱們合買材料，由我們動手。」「你會嗎？」「學着幹吧。」我回答。她興奮地點點頭。

隔天，我們量好圍欄長度，到家居五金材料公司，職員幫着準備好所有材料，付款後運送到家裏。我們依照公司提供的資料，一步步做起來，從清拆、挖洞、立柱、灌水泥到拉鐵網、裝兩扇門，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當一道嶄新的四呎高圍欄樹立在兩家後園中間，愛德華太太高興極了，逐一給我們一個深深的擁抱。

幾年後一次颱風，把後園一棵大樹吹倒，樹冠掛在電線上，電力公司派人把樹砍了，我們沒什麼損失。但隔街一位西人老漢卻上門來，說倒下的樹壓斷他們後園曬衣服的一根木柱，要我們賠償。我們打電話給保險公司。公司派人視察後，說不必理會，由他們的保險公司處理。

西人老漢不肯，硬要我們出錢。他每天打幾次電話，令人不勝其煩。愛德華太太知道後很氣憤，幫我們接電話，厲聲警告他：「你不是想欺負中國人？如果再這樣，他們會告你騷擾，我是證人！」隔天，果然平靜了，那根舊木柱悄悄重新立起來。我們十分感激。愛德華太太大方一笑：「好朋友，沒什麼。」

就這樣，大家取長補短，互相幫助，和睦相處了十年。之後我們搬到城市北部。我特意接受德華夫婦到新居一聚。臨別時，愛德華太太依依不捨：「想念你們。」「我們也是！」我說。

如今，三十年過去，愛德華太太那爽朗的音容笑貌，仍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



東西走廊  
閔捷

今年是著名旅法華裔畫家朱德群逝世十周年，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朱德群先生在巴黎去世，享年九十四歲。那時正值巴黎春天來臨，花開時節，他在夢中駕鶴西歸。彼時，為期六個月的大型聯展「見證時代的畫家」剛剛在巴黎美術館落幕，「朱德群，走向抽象之路」作為那次聯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回顧了他從一九五五年到二〇〇八年五十餘年的創作歷程。

朱德群旅居法國將近六十年，在那裏，他的繪畫從具象走向抽象，他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為底蘊，融合東西方藝術的精髓，最終形成了他獨特的藝術風格。他近八十年的藝術實踐觀上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被稱為「多元文化大使」。而文化的多元性正是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和平相處的源泉。由於融合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和西方繪畫的觀念和技巧，朱德群的繪畫藝術中既有東方藝術的溫婉細膩，又有西方繪畫的濃烈粗獷，兩種風格兼容並包，相得益彰，堪稱完美。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朱德群的葬禮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舉行。他是「留法三劍客」中最後一位離世的，三位畫壇巨匠輝煌的藝術人生，就此緩緩落幕。那一年，我寫了新聞稿《朱德群：第九十四個春天》，文章在朱德群走過的九十四個春天裏選取了五個不同凡響的春天：一九五五年春初到巴黎、一九九七年春首次回國辦大型個展、一九九九年春獲頒法蘭西藝術學院終身院士、二〇〇二年春開始創作生平最大的油畫《復興的氣韻》、二〇一〇年春年屆九旬在北京辦回顧展，以這五個春天為線索全面回顧了朱德群先生的藝術人生。

二〇一七年二月，我去巴黎尋訪「留法三劍客」在巴黎的足跡，曾與董景昭女士一起在拉雪茲公墓拜謁朱德群先生長眠之地。拉雪茲公墓是巴黎市區最大的一座公墓，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墓地之一。這裏長眠着巴爾扎克、普魯斯特、莫里哀、王爾德以及蕭邦、比才等眾多法國文化名人。那一天，我們在朱德群先生墓前敬獻了鮮花，清掃了墓碑周圍的落葉，在白色大理石墓碑前佇立良久，在靜默中深深地緬懷。

朱德群是一位靈魂畫家，他在靈裏

# 朱德群先生十年祭 ——再談「留法三劍客」之三



朱德群、董景昭夫婦在巨幅畫作《復興的氣韻》前留影。作者供圖

的探索時常透露出一種隱隱的鄉愁，這份東方式的鄉愁令人心生感動。他的畫作中洋溢着豐沛的熱情和生命力，因而能產生巨大的氣場。

二〇一七年在巴黎，董老師還帶我去了法蘭西學院和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這兩個地方都是朱德群先生生前常去的地方。法蘭西學院坐落於塞納河的左岸，與羅浮宮隔河相望，是經典的「河畔地標」——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典範，包括完整的廊柱和圓屋頂。據董老師回憶，他們每周三下午都會在這裏開會，每次都是她開車送朱德群先生來，然後她在附近的咖啡館裏等他。朱德群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當選法蘭西學院藝術院院士，也是第一位華裔院士，算起來他當了十七年院士。

法蘭西學院是法國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下設學術院、文學院、科學院、藝術院和人文學院五大學院。朱德群是在法國華裔畫家中最早當選法蘭西藝術院院士的，他一九九七年當選，一九九九年二月就職。趙無極是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當選法蘭西藝術學院終身院士。而吳冠中是二〇〇二年三月由法蘭西學院藝術院投票通過吸收他為通訊院士。

朱德群與吳冠中有着長達七十年的友誼，勝似兄弟的情義感人至深。如果當初沒有他的鼓動，吳冠中不會放棄工科院校投考杭州藝專，從此走上藝術道路。在吳冠中考取公費留學去法國之後，在台灣的朱德群於一九五五年也來到法國，本以為可以與在巴黎的吳冠中重逢，沒想到吳冠中已於一九五〇年回國了。在長達二十多年不通音訊的日子裏，他們依然深深地思念着對方。

二〇〇二年四月，朱德群夫婦應上海大劇院之邀到上海商談為該劇院創作巨幅油畫事宜，吳冠中以八十三歲高齡

特意從北京趕到上海與朱德群見面。經過認真地考察和審慎的思考，朱德群決定為上海大劇院創作一幅名為「復興的氣韻」的巨幅油畫。

回到巴黎之後，八十二歲的朱德群就開始着手創作這幅寬七點三米、高四點三米的大畫。他先精心創作了九幅小圖構思巨作，爾後才在特製的巨幅畫布上開始創作。《復興的氣韻》創作完成後，先在巴黎歌劇院展出，在當地引發轟動。法國藝術界高度評價這幅作品：「猶如黎明的光輝，在雄渾熱烈的氣氛中展開，那千變萬化的光影變換，如旋律的顫動，波及到無窮盡。」

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復興的氣韻》懸掛於上海大劇院正廳中心，正式揭幕，成為該院的「鎮院之寶」。這也是朱德群離開中國五十年後以八十三歲高齡留給祖國的最好禮物——他將這幅作品無償捐贈給了上海大劇院，實現了他「把最好的作品留在祖國」的諾言。

二〇一八年我去上海時，還特意去上海大劇院看了放在入口的那幅畫，而且意外地在交流的工作區的牆上看到了朱德群當年創作的六幅備選小稿，每一幅都非常驚艷。

從一九九七年第一次採訪朱德群，到二〇一四年他去世我寫了《朱德群：第九十四個春天》；從二〇一七年遠赴巴黎尋訪三位藝術大師在巴黎的足跡，到二〇一七年和二〇一九年《留法三劍客》繁體字版和簡體字版的相繼出版，二十多年來我有幸追隨着大師們的足跡，見證了他們孜孜以求的藝術實踐創造的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他們創作的作品和藝術精神令他們活在後世，持續地讓後人們感受到中西融合的美妙意境。

# 周蜜蜜《精靈綁架案》將譯成波斯文出版



藝苑草

近日，香港作家周蜜蜜捐贈給廣東文學館的小說《精靈綁架案》，被伊朗一出版社購買版權，將翻譯成波斯文出版。



▲新建的廣東文學館。

▶周蜜蜜著《精靈綁架案》。



准風物談  
胡竹峰

高近一尺半，寬度與厚度不足一尺，雕塑家張德華一九七八年手製的魯迅像，二〇二四年居然來了我家。銅像在窗台上，臉部和頸部圓潤細膩，又顯出了骨相，極見寫生功力，髮鬚眉則寫意一些，粗獷有之厚重有之。幾十年歲月侵蝕，造像多了黑鐵色澤，魯迅面目生冷又溫情又凝重，眼神孤獨而熱烈，微微向上看着，總疑心他在看奇怪而高的天空。

魯迅的臉，見得太多太多，拋開照片，還有木刻、浮雕、漫畫、油畫、水彩、剪紙、石雕、銅塑……張德華的這尊銅塑，自然是皮肉相，形狀畢肖，但有文

# 得魯迅銅像記

章相、學問相、性情相、民國相，又見風神，端的形神俱佳。這張臉無所謂強，無所謂弱，非常犀利，非常慈悲，看上去就像有人文章談到的那樣：

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裏卻透着風流與俏皮……

讀魯迅先生多年，舊年讀辭章讀文氣，如今都拋開了，讀一個人的練達與洞明。《紅樓夢》第五回的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賈寶玉抬頭看見一幅畫貼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故事乃《燃燈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幅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賈寶玉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年輕時候深以為然。如今我到了曹雪芹下筆作《紅樓夢》的年紀了，體悟漸漸多了一些——

世事欠了洞明，焉得高學問；人情失之練達，豈有大文章。

歲月從來不饒人，如今我也過了當年魯迅寫《吶喊》的年紀，越發理解那個長輩長者的心境與性情。

世事無奈，幾人能得安詳呢？要謹慎，要惜福，也要寬恕啊，看破放下，於是自在。



▲魯迅銅像，張德華製。作者供圖